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报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WUYUAN GONGBAO

九月十日　　一九六三年第十六号（总第二八〇号）　　一九五四年創刊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言人声明

——評苏联政府八月二十一日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

八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答复中国政府发言人八月十五日的声明。

这个声明，越說越不像話。它根本拿不出任何說得通的論据，来替苏联領导人的背叛行为辯护，它沒有能够回答我們在上一次声明里提出的任何一个实质性問題。这个声明唯一的新鮮之处，就是硬說中国要通过发动热核战爭取得胜利，要使人类死掉一半，这就把最近以来苏联領导人誹謗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看来，苏联領导人已經堕落到靠說謊过日子的地步。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苏联領导人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理論，是不准革命的理論；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实践，是从冒险主义走到投降主义的实践；三国条約的签訂，是他們的投降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为了掩盖这一切，他們拼命歪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說什么中国要把“冒险主义綱領”强加給别的国家。

苏联政府的声明甚至大言不慚地說，只是因为苏联的核武器在保护着中国，我們才能够批評他們。

好吧，請苏联領导人还是用你們的核武器保护我們一下吧，我們还是要批評你們的，希望你們有勇气同我們辯論到水落石出。

（一）

我們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两次声明中，用无可爭辯的事实証明，苏联領导人签訂三国条約，是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場，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对于我們的这种批評，苏联政府在八月三日的声明中，企图用国家主权来作挡箭

牌；这一次，他們又企图用国防机密来作挡箭牌。他們說，是情况变了，不是苏联領导人变了，怎样变的，不能告訴你們，这是国防机密。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什么国防机密，說穿了，这就是經过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的試驗，苏联掌握了自己所需要的技术資料。这个所謂国防机密，何人不知，何人不晓。这种情况，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发生了，但是，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苏联領导人还說西方的立場是要不得的。怎么能够用一九六二年发生的情况，来解释苏联領导人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背叛自己原来立場所做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弯呢？

苏联声明說，签訂了三国条約，最多也不过同沒有这个条約一样，怎么可以說，有了这个条約，反而增加了战爭危险呢？美国可以进行地下核試驗，难道苏联不可以进行嗎？

这种說法，也只能迷惑一些从表面看問題或者十分天眞的人。問題的实质是，在地下核試驗方面，美国是領先的。沒有三国条約，美国进行地下核試驗，是受到人們譴責的。有了三国条約，使地下核試驗合法化，恰恰便于美国保持和发展它的領先地位。

仅仅在三国条約签訂以后，美国已經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試驗。八月二十四日，美国国防部向参議院提出了一个計划，准备大大增加地下核試驗。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說，美国的“地下（核）試驗計划将是包罗万象的，因此計划将予以修改，以便把我們本来将在不受限制的試驗条件下进行的試驗的目标，尽可能多地包括进去”，“以便确保核技术以可能的最高速度取得进展”。

所有这一切，都使眞正关心和平的人感到触目惊心。苏联領导人怎么可以装做看不見呢？

全世界都知道，三国条約是为了約束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而对于美帝国主义却沒有任何約束。它不妨碍美国在战爭中使用核武器，不妨碍美国制造和儲存核武器，不妨碍美国向它的盟国扩散核武器。三国条約签訂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宣揚它不受任何約束，苏联領导人連气都沒有吭一声。

对于这一切，苏联声明装做不知道，而且还认为苏联領导人在防止核扩散問題上很有道理。

苏联声明說，多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沒有多大意义，可是，多一两个資本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那就不得了；苏联不能一只手把核武器交給中国，而另一只

手反对美国把核武器交給西德；如果苏联这样做了，美国一定会用核武器装备西德。苏联声明并且吹嘘，这是苏联領导人在防止核扩散問题上的所謂“原則性的立場”。

好唬人呀，是“原則性的立場”！让我們看一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則性的立場”。

任何一个有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常識的人，只要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就会懂得：

这是一种根本看不起自己的阶級弟兄的力量，而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却十分敬畏的卑怯立場；

这是一种把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等量齐观、敌我不分的荒謬立場；

这是一种认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核扩散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經改变的反动立場。

就算是資产阶級的政治家吧，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識，也都懂得，自己承担义务，必須以对方承担义务为条件。苏联不給中国核武器，美国是不是也承担义务，不用核武器装备西德了呢？

在我們看来，苏联領导人这样耿耿忠心地守着他們的所謂“原則性的立場”，是一种单相思。請看美帝国主义是何等无情无义！他們在签訂三国条約以后，大叫大嚷地搞北大西洋集团的“多边核力量”，继續把核武器运到西德。这哪里有一点承担义务的迹象？

三国条約是一个标志着苏联領导人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条約，这是一个坏极了的条約，中国当然不能参加。

苏联声明說，中国不在这个条約上签字，就是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那么，这样說来，签了字的蔣介石、阿登納、佛朗哥不就变成了和平力量的左翼了嗎？原来如此。这眞是苏联領导人的伟大发現！

（二）

苏联領导人讲不出什么道理为三国条約辯护，就訴之于誣蔑中国。誣蔑之一就是：中国所以反对三国条約，是因为苏联沒有給中国原子弹。这是蓄意歪曲中国的立場。

我們在上一次声明中已經詳尽地說明，早在一九五九年，为了向美国送礼，苏联領导人就拒絕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資料了。但是，我們为了顾全大局，一直沒有讲这件事情，甚至在兄弟党之間也沒有讲。如果不是苏联領导人伙同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承担义务不生产核武器，我們本来是不准备讲的。

我們的揭露，使苏联領导人大为光火，說什么这是泄露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在防御方面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并且說，要对此作出自己的結論。

請你們不要装腔做势。你們自己完全知道，早在我們发表上次声明許久以前，你們就已經把中苏之間关于核武器方面的机密告訴美国人了。

至于要从这里得出什么結論，你們不是早就得出了嗎？你們不仅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資料的协議，而且明目张胆地向敌视中国、不断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的印度反动派提供越来越多的軍事援助。这不是你們“自己的結論”又是什么？

眞正的問題是，苏联領导人认为中国不該生产核武器，也不許中国生产核武器，而只許几个核大国，特别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继續生产核武器。

苏联声明說，中国能够依靠苏联的核武器，不必自己搞；自己搞了，会給中国經济带来很大困难。

中国該不該自己掌握抵抗美国核訛詐的手段呢？

确实，如果苏联領导人眞正奉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中国也可以考虑不必自己生产核武器。

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如果苏联領导人眞正奉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他們也沒有任何理由阻止中国自己生产核武器。

中国不是很穷、很落后嗎？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領导人說，中国人喝大鍋清水湯，連褲子都沒有得穿，怎么有資格生产核武器呢？

苏联領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們也許說得对，也許說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領导人的指揮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面前下跪。

苏联声明說，如果中国搞出两三顆原子弹，帝国主义就会用許多原子弹对准中国。这实际上是挑唆帝国主义用原子弹来威胁中国。

美帝国主义要用更多的原子弹、氢弹对准中国，当然是一件需要注意和警惕的事。但是，这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現在美国就已經有許多这种炸弹对准中国，如果美国听苏联領导人的話，再增加一点，差别也不很大。中国人民不会在美国的核威胁面前发抖。可是，人們倒要問，苏联領导人进行这样的挑唆，究竟把他們自己放在什么地位。

在苏联領导人看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着核武器在轉的。因此，他們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核武器，唯恐旁人拿去，唯恐旁人也有，打破他們的垄断地位。他們的神經很紧张。他們把中国对三国条約提出的原則性的批評，說成是由于中国想要原子弹而不得。

我們覚得，苏联領导人的这种态度很好笑。这种态度，使我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視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人各有志，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三）

苏联政府这一次声明的主要特点，是誣蔑我們要发动热核战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誣蔑我們准备使中国死掉三亿人，使人类死掉一半，以便在死尸和废墟上創造出更多的文明。苏联声明并且破口大駡中国执行的是"非人道的方針"，遵循的是"野兽的概念"。

这眞是惊人之笔。那还了得！中国共产党人簡直是一批嗜杀成性的魔王，比希特勒还坏，比古往今来的一切暴君还坏，当然不用說，要比美帝国主义坏上几百倍。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苏联領导人究竟根据什么，对中国提出这样荒謬的指責呢？說来說去，无非是两条：

第一，某些負責的中国領导人說过在战爭中牺牲数以亿計的人的可能性；

第二，中国的《紅旗》杂志断言，胜利的人民将会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創造自

己美好的未来。

这里指的，就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議上讲的一番話和《紅旗》杂志編輯部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中的一段文章。

現在让我們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讲的。

毛泽东同志說："現在我感覚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世界上現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說，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正是从这种估計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現在越来越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說："現在还要估計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們摔，我們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塗，这就要损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們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問題。現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沒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辯論过这个問題。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爭，人会死絕的。我說，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們中国还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战爭，战爭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說东风压倒西风，战爭打不起来，現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爭的情況，作了这些补充的說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計到了。"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写道："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爭，始終是我們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爭会給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們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經驗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眞正美好的将来。"

这些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第一，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

第二，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国主义要打；

第三，世界战爭可以防止；

第四，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把战爭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使世界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灭亡的不是人类而是帝国主义制度，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实际上，我們就是讲了这四句話。这四句話是相互关連的。但是，苏联領导人抓住了我們的半句話，就是我們談到世界人民可能遭到惨重牺牲的半句話，断章取义，把我們的三句半話統統翻过来，其結果，就变成：中国要战爭，不要和平；中国要打，帝国主义不要打；世界战爭一定发生；中国要发动世界核战爭，使人类死掉一半，来实現人类的光明前途。一个大国的領导人，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領导人，竟然采取这样下流的造謠手法，只能使人感到可悲。

但是，苏联領导人的謠言，造得太大了，太离奇了。全世界一切用脑筋的人都会想一想，中国連一顆原子弹也沒有，怎么能够发动核战爭呢？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知道，帝国主义是战爭的根源，怎么能够設想，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发动世界战爭呢？这是不可思議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讲的上面那番話，是針对有些人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爭、人类就要毁灭的論調說的。几年以来，苏联領导人不断散布这种論調，現在还在散布这种論調。他們說，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爭，核战爭不仅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烧尽一切，那就是說，全世界三十亿人口要統統死光。我們不贊成他們这种悲观絕望的看法，我們說，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爭，极而言之，只能使世界人口死一半，我們对于人类的前途是有信心的。

他們說，我們敢于設想世界人口死一半，就是野兽的概念，旣然如此，他們不断宣传世界三十亿人口統統死光，岂不是双倍的野兽概念嗎？

他們一方面宣传人类毁灭論，另一方面又說，如果帝国主义把核战爭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世界人民就要埋葬帝国主义。例如，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說，“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爭，各国人民一定把資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

无可爭辯的。”可是，人們不免要問，既然按照你們的理論，一旦帝国主义发动核战爭，全世界三十亿人口就要統統死光，那么，还有誰来埋葬帝国主义呢？

其实，苏联領导人造的这个謠言并不新鮮，发明权也并不屬于他們。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华滋沃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曾断章取义地援引《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的几句話，誣蔑中国“欢迎原子战爭”，想以“一場用氢弹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使共产主义有希望征服世界”。

叛徒鉄托集团的卡德尔，在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战爭》一书中，也曾誣蔑中国要发动世界战爭来促进世界革命。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苏联《眞理报》在駁斥这本书时曾經指出，卡德尔在給美帝国主义老爷帮忙，“实质上重复了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誣蔑人民中国有‘侵略性’的論調”。

現在，苏联領导人撿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叛徒集团的唾余。美帝国主义讲了一下，沒人理睬，也就放下了。而苏联領导人，却嘵嘵不休，說得活神活現，硬要使人相信。

苏联領导人为什么要不断重复这个弥天大謊呢？难道他們眞的认为帝国主义已經不再会发动世界战爭了嗎？难道他們眞的认为中国要发动世界战爭嗎？很明显，問題不在这里。

眞正的問題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核威胁面前，究竟应該采取什么政策，抵抗，还是投降？我們主张抵抗，他們就說我們要发动战爭，使人类死掉一半。他們甚至认为，誰要是敢于設想帝国主义发动战爭的可能性，誰就是自己要发动战爭。既然如此，出路何在呢？当然只有投降，在帝国主义动手以前就投降。他們費尽心机，拼命造謠，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掩盖他們自己这种見不得人的投降立場。

(四)

苏联声明說，“从中国領导人的号召中远远地发出籠絡人心和冒险主义的气味”，“像中国領导人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把人类推向世界热核战爭联在一起，就等于答应在各国人民死后給他們自由”。

苏联領导人的意思很清楚，掌握了核武器的帝国主义，是抵抗不得的。如果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抵抗，而社会主义国家又支持这种抵抗，那就是把人类推向世界

热核战爭。

苏联領导人认为，“現在，工人阶級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問題，都不能不同爭取和平和爭取防止世界热核战爭的斗爭联系起来看”。

苏联領导人认为，“当代的‘区域性战爭’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任何‘区域性战爭’的星星之火，都会蔓延成世界大战的火焰”。

苏联領导人认为，各国人民如果敢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爭，不过是追求“壮丽地死去”，不过是搞“死尸运动”。

苏联領导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爭，“对許多人民来說，社会主义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們的肉体已从我們的星球上消失了。”

苏联領导人甚至认为，在核战爭的威胁下，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之流已經“表現出对維护和平的关怀”，“从自己方面力求避免战爭”。

总之，在苏联領导人看来，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一切，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时代的性质。我們的时代，已經不是像莫斯科声明所說的革命的时代，而是什么核时代、核世紀。

苏联領导人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說，“在本世紀中叶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爭的概念”。实际上这就是說，在核武器出現以后，战爭不再是政治的继續了，再沒有非正义战爭和正义战爭的区别了；帝国主义已經不再是战爭的根源，各国人民不再应該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反动統治武装鎮压的正义战爭，这种正义战爭根本不能取得胜利，而只会带来全人类的毁灭。

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切被侵略、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想毁灭自己，就只能向掌握核武器的帝国主义投降。誰要是敢于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和威胁，进行爭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爭，誰要是敢于支持这种革命战爭，誰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錯誤，誰就要对所謂人类毁灭的灾难負責。在苏联領导人看来，在这个核世紀里，活着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这是要世界人民任凭帝国主义宰割的奴才哲学。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理論。这才眞正是野兽的概念。

（五）

苏联領导人的上述观点，完全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也完全违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的历史事实。

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見，核武器出現以后，帝国主义仍然把反革命战爭当做它們推行压迫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政策的手段，被侵略、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仍然把革命战爭当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爭取自己的独立和解放的手段。十八年来的历史，是充满了侵略战爭和反侵略战爭、非正义战爭和正义战爭的历史。战爭仍然是政治的继續。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日本的广島和长崎摔下两顆原子弹以后，曾經以为它有这样的“最后的武器”，就可以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当时，在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中間，也有着一种恐惧心理，以为有了原子武器的美帝国主义似乎强大得不得了，能够任意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

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鍵性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爭胜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眞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动派，而是屬于人民。”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断，适时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訛詐阴謀，武装了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十七年来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和奴役的革命战爭的不断胜利，一次又一次地証实着这个論断的正确性。

在美帝国主义还垄断核武器的时期，中国人民不顾美帝国主义的訛詐和威胁，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美帝国主义还拥有核优势的时期，它并沒有能够挽救它在侵略朝鮮战爭中的失敗。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鮮战場上遭到严重挫敗时，美国总統杜魯門曾經叫囂要使用原子弹，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憤怒抗議，也引起了美国盟国的普遍恐慌和反对。同时，美国軍人也不相信在朝鮮战場上使用原子武器，会有多大实际效果。

結果，美帝国主义終于一直沒有敢在朝鮮战爭中使用原子武器。

在朝鮮停战后，越南人民在反对法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爭中取得了胜利。掌握原子武器的美帝国主义，也沒有能够实現它扩大干涉越南战爭的計划。

阿尔及利亚人民經过七年多的艰苦斗爭，赢得了民族独立战爭的胜利。

就在美帝国主义大門口的古巴人民，經过武裝斗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从来也沒有敢說要使用核武器对付古巴人民。

現在，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正在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吳庭艳集团进行着胜利的斗爭。美帝国主义虽然使用了許多新式武器，但是，也沒有敢使用核武器。

美帝国主义无法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如果它使用这种武器，就会使它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軍事上，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限制它的使用，在犬牙交錯、短兵相接的国內战爭和民族独立战爭中，使用大規模毁灭性的核武器会使作战双方同样遭到伤害。

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表的演說中承认，美国的核武器“不能用于‘灌木林火式’的外围战爭。它并未用于朝鮮、印度支那、匈牙利、苏伊士、黎巴嫩、金門、西藏或者老撾。总之，它不能防止共产党蚕食掉自由世界領土和力量的边緣，直到我国的安全被他們一口一口地逐漸啃光为止”。

由此可見，革命的人民只要不怕帝国主义的核訛詐，坚持正义的斗爭，就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斗爭和胜利，非但沒有引起世界战爭，而且不断地削弱着和有力地牽制着帝国主义，从而减少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爭的危险，保卫了世界和平。

各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是一致的。全力支持当前日益高涨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表現。苏联領导人誣蔑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立場是种族主义，并且指責我們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級的团結。其实，你們既然把民族解放运动誣蔑为“死尸运动”、“死后給予自由”的运动，你們还有什么必要来談团結呢？同一堆死尸团結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們这种瞧不起有色人种和被压迫民族的观点，是十足的种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六）

帝国主义不能依靠核武器来挽救它必然灭亡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核武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我們对于苏联掌握核武器，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爭取世界和平的斗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历来是有充分估計的。但是，凡事都有限度，超过限度就变成了荒謬。不幸，苏联領导人对于苏联掌握核武器的看法正是如此。

苏联領导人一味夸大核武器的作用，迷信核武器，鄙視人民群众，忘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使他們自己墮落成为核武器拜物教的信徒。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联領导人赫魯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議期間曾經說过，民兵，我們过去也搞过，組織过。現在，对于有現代化武器的我們来說，这不是軍队，这是一堆肉。

很清楚，在苏联領导人的眼里，全世界三十亿人都不过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只有他們自己的核武器和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才是神通广大的法宝。

因此，他們大肆吹嘘苏联核武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所謂决定性作用，一笔抹煞全世界人民反帝斗爭的伟大意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苏联領导人在莫斯科裁軍与和平世界大会上說，“苏联的火箭核威力是保卫和平的决定性手段，它已不止一次地把人类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妄图发动的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出来。”

苏联政府这一次的声明，更公然把一九五六年英、法侵略埃及战爭的失败，一九五七年美国武装威胁叙利亚和一九五八年美英出兵干涉伊拉克的阴謀未能得逞，都說成是苏联核武器起了决定性作用。

帝国主义这几次失败，首先是埃及人民、叙利亚人民、伊拉克人民斗爭的結果。全世界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坚决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怎么可以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写在苏联核武器的帐上呢？

尤其荒唐的是，苏联声明把中国人民一九五八年在台湾海峡粉碎美帝国主义武装挑衅的胜利，也归功于苏联的核武器。苏联《紅星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甚至說，

“現在受到北京誹謗者攻击的那个苏联的核威力，从核死亡中拯救了千百万中国人，保卫了他們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独立。”

事实是怎样的呢？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間，台湾海峽的局势的确很紧张。在九月七日和十九日，苏联領导人作了两次支持中国的表示。当时台湾海峽的局势虽然紧张，但是，并沒有出現爆发核战爭的可能，不需要用苏联的核武器来支援中国。而苏联領导人是在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才作出了支持中国的表示。

我們沒有忘記也不会忘記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在台湾問題上对中国的支持。

但是，我們同样沒有忘記也不会忘記苏联領导人赫魯晓夫一九五九年十月在訪問了美国以后对台湾問題所作的表示。

他說，台湾問題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美国支持蔣介石，苏联支持中国，这就造成大战前夕的气氛，而苏联是主张創造一切条件和緩国际紧张局势、根絕战爭的。

他还說，任何一个复杂問題的解决，都不是只有一个办法，这要看你以什么为基础，例如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的远东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当时承认了它，这是临时性的让步和牺牲，后来它还是和俄国联合在一起了。

苏联領导人的这些話，意思是很清楚的。說穿了，就是要中国同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謀。

在这种荒謬主张遭到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的駁斥和拒絕以后，苏联領导人就連續发表了一系列演說，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爭”，像托洛茨基那样“旣不和也不战”，等等。

現在，根据苏美共同商定的程序，蔣介石集团已經大搖大摆地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在三国条約上签字了。苏联領导人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蔣介石集团在同一个三国条約上签字，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而且还威胁說，如果中国政府反对这个条約，不受这个条約的約束，美国就要帮助蔣介石集团制造核武器了。原来，为了“从核死亡中拯救千百万中国人”，一个中国非变成两个中国不可！很明显，为了討好美帝国主义，苏联領导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在他們眼下，中国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也不在他們眼下。

事情的眞相已經暴露到这种地步，还說什么苏联的核威力在保护着中国的独立和主

权，亏他們說得出口！

（七）

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的核武器，应該永远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同帝国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絕不允許利用核武器进行訛詐和賭博。有关动用核武器的問題，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問題上，必須采取十分愼重的态度，絕不能輕率鹵莽。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都是极端危险的。

苏联領导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既犯了冒险主义的錯誤，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錯誤。他們不自检討，反而打肿了脸充胖子，吹噓他們的“眞正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夸耀所謂“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并且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的严正立場，說什么中国希望美苏两国迎头相撞，挑起一場核战爭。这眞是无賴已极。

苏联領导人开口閉口說，在加勒比海发生了热核战爭的危机，仅仅由于他們坚定地执行了和平共处的政策，才避免了这場危机。

事实人人能够看見。尽管加勒比海紧张局势的根源来自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尽管存在着美帝国主义入侵古巴的經常危险，但是，在苏联把火箭运到古巴去以前，并不存在美国在加勒比海使用核武器、发生核战爭的危机。如果說产生了这种危机，那是由于苏联領导人的輕率行动所引起的。

苏联領导人誣蔑我們希望美苏迎头相撞。請問，是我們叫你們把火箭运到古巴去的嗎？冒险主义的帽子，是戴不到我們头上来的。如果按照我們一貫坚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办事，就不会发生把火箭运进古巴的問題，因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核战爭的危机。冒险主义从何談起？

我們倒是要质問苏联領导人，把火箭运到古巴去，是这样一件重大的事，你們跟苏联人民商量过沒有？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过沒有？跟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級商量过沒有？你們沒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狂妄冒失的道路，走上了不負責任地玩弄亿万人生命的道路。錯誤是你們自己犯的，你們有什么資格埋怨旁人呢？

支援古巴革命，根本不需要把火箭武器运去。苏联領导人过去这样說过，現在也是

这样說的，而且說得非常美妙。例如，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說，“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們像在古巴領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領土上援助他們。誠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得时間稍微长些，但是它們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既然如此，你們为什么要把火箭运到古巴去呢？难道眞是为了保卫古巴革命嗎？如果說，这样做，是以保卫古巴革命为名，行政治賭博之实，不是更加确切一些嗎？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要問：既然当初把火箭运进去，为什么后来要把它撤出来？既然后来把火箭撤出来，为什么当初要把它运进去？你們說，在这一进一出之間，大有奥妙在焉。苏联火箭的撤出，换得了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証。美国人說，沒有这种保証。你們說，有。但是，保証究竟在哪里呢？你們眞的相信美国不再入侵古巴嗎？遺憾的是，你們似乎并无多大信心。

苏联領导人說，中国反对从古巴撤走火箭，反对苏联避免一場核战爭。这完全是无稽之談。我們根本就不贊成你們把火箭运进去，怎么会反对你們把火箭撤出来呢？你們設法从自己造成的困难境地中解脫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坚决反对你們接受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完全沒有道理的、屈辱性的条件。

苏联領导人責备中国沒有像一个盟国那样支持他們。苏联領导人可以查看一下文件，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間，凡是你們做得对的，哪一件我們沒有支持？你們感到不滿足，你們究竟要我們支持什么呢？

支持你們接受美国海盜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的决定嗎？不行。支持了，我們就对不起伟大的苏联人民。

支持你們接受美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国际視察”的要求嗎？不行。支持了，我們就对不起伟大的古巴人民。

苏联領导人輕率地把火箭运进古巴，屈辱地把火箭撤出古巴，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丢了苏联人民的脸，丢了古巴人民的脸，丢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的脸，丢了全世界人民的脸。这是苏联領导人給国际无产阶級带来的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所有这一切，都已經不可更改地写在历史上。不管苏联領导人說多少謊話，耍什么花招，都不能洗刷掉自己的耻辱。

苏联領导人的投降，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加勒比海危机以后，美帝国主义看到他們的核訛詐政策已經得手，他們从这一次事件中得出結論，认为莫斯科比华盛頓更加害怕原子战爭。他們好像发了一笔横財，頓时气焰万丈。他們看穿了苏联領导人的弱点，使用軟硬兼施的手法，迫使苏联領导人进一步投降。

三国条約的签訂，就是苏联領导人进一步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标志。

（八）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立場和路綫，历来是清楚的，是歪曲不了的。

我們坚决反对世界战爭，我們坚决維护世界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十几年来，中国人民一貫坚定不移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防止新的世界战爭、維护世界和平而努力。我們一貫认为，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結起来，遵循正确的路綫，坚持斗爭，新的世界战爭是可以防止的，核战爭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維护的。

我們认为，帝国主义是現代战爭的根源，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爭的主要力量。不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进行坚决的斗爭，就根本談不上保卫世界和平。如果美化美帝国主义，模糊世界人民的斗爭目标，那就只能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认为，为了爭取世界和平，必須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即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革命运动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如果瞧不起人民大众的力量，而迷信核武器万能，那就只能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认为，为了爭取世界和平，必須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国防威力。如果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削弱社会主义陣营防御力量，那就只能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认为，为了爭取世界和平，必須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这些斗爭越发展，就越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越有利于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爭。如果拒絕支持甚至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那就只能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一貫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該和平共处。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首創者。为了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現和平共处，中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說来，和平共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有原則的，而不应当是无原則的。談判是同帝国主义斗爭的一种方式。在談判中，在維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但是，如果把談判看成是爭取实現和平共处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手段，并且不惜出卖人民的根本利益，謀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那就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投降共处，其結果，只能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贊成普遍裁軍，并且认为，經过各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爭，可以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軍协議。我們认为，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可以实現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目标，正像毒气被禁止那样。这是因为，使用这种大規模毁灭性的武器，是如此不得人心，而且，还将把使用者置于被毁灭的地位。但是，要实現全面彻底裁軍的計划，那只能是在消灭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和一切剝削制度以后。如果宣传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通过全面彻底裁軍，实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爭的世界”，那就是欺騙世界人民，不利于爭取世界和平的斗爭。

我們认为，在肯定越来越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新的世界战爭的危险仍然存在。必須針对这种危险性，作好必要的准备。准备得越好，帝国主义就越不敢打。如果只强調帝国主义不打的一种可能性，并且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只有这一种可能性，甚至不敢設想另一种可能性，那就只能麻痹世界人民的警惕，給帝国主义可乘之机，增加世界战爭的危险。

我們认为，同帝国主义作斗爭，应当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蔑視敌人，敢于同它們斗爭，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具体斗爭中，应当重視敌人，采取认眞謹愼的态度。如果在战术上不重視敌人，輕率鹵莽，而在战略上又不敢蔑視敌人，就必然要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錯誤，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錯誤。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立場和路綫，是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这是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遵循这条路綫，既能贏得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又能贏得世界和平的胜利。

我們认为，苏联領导人所遵循的路綫，是一条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是一条违

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路綫。遵循这条路綫，既危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將危害世界和平。

我們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路綫，同苏联領导人的路綫，的确是根本对立的。苏联領导人当然有权为自己的路綫辯护。但是，謾罵不是論战，謠言不能成为論据。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重事实、讲道理的。我們的路綫，同你們的路綫，究竟哪一条是正确的，哪一条是錯誤的，应当让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来判断。我們注意到，苏联报紙发表了我們八月十五日的声明。我們希望你們保持这种好的作法，继續发表我們这个声明。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給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电文

金边

柬埔寨国家元首諾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殿下：

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获悉殿下八月二十一日的来信。对于殿下积极响应和眞誠支持中国政府在七月三十一日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議討論全面禁止和銷毁核武器的建議，我謹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謝。

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毁核武器是关系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和平和安全的問題，中国政府一貫主张，国家不論大小都应該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揮自己的作用，都应該有自己的发言权。几个核大国垄断核武器、垄断核武器的发言权和他們愚弄世界人民的騙局，必將受到历史的譴責。柬埔寨王国在亲王殿下的英明領导下以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坚持正确的立場，对維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貢献，对此我們感到十分欽佩。

中国政府完全同意和支持殿下在来信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亚洲国家首脑的“圓桌会議”的倡議，并且认为，这个会議，如果能够在亲王殿下的倡議和推动下召开，中国政府將一定积极参加。为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結和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

的共同利益，我們希望亚洲各国能够积极响应殿下这一倡議。

殿下，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給印度共和国駐华大使館的照会

印度駐华大使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駐华大使館致意，并且就印度軍队和行政人員进駐中国領土烏热地区和非法扣留中国边民的事件申述如下：

中国政府最近获悉，印度軍队和行政人員数十人携带电台已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侵駐中印边界中段中国領土烏热地区，并在当地非法架設帐篷、营房駐扎。他們还对过往經商的中国边民进行无理刁难和扣留。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公民江巴多杰等七人在烏热受到两名印方人員的无理阻挠，不許他們前进。六月二十三日并有三名印方行政人員对他們进行盘問，刺探中国方面的軍事等情況。其后，又有中国边民仁增旺加等十人先后遭到印軍的非法搜查，并被赶回。七月二十六日中国公民江旁等二人，也在烏热受到三名印軍的盘查。尤其严重的是，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非法盘踞在烏热的印方人員竟然先后非法扣留扎西彭錯等九名中国公民数天之久，并予虐待，不給飯食和住处，至七月二十九日才把他們释放，印方并威胁說不准中国公民再去。

中国政府对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領土、无視中国主权、非法搜查和扣留中国公民的挑衅行动提出严重的、强烈的抗議。

烏热地区是中国領土，并且位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綫的中国一側。中国政府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議六个亚非国家的和平号召，不仅在整个中印边界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綫的自己一边实現了二十公里的后撤，并且把烏热等停火安排中有爭議地区全部空出来，連民政检查站也未設立。但是，印度方面竟然无視中国的和解措施，派遣軍队和行政人

員进入中国主动空出的烏热地区盘踞，而且在中国領土上悍然扣留和刁难中国公民。这就进一步証明印度政府蓄意利用中国方面的和解措施，重演破坏边境現状、蚕食中国領土的故伎，在中印边境地区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不严重看待。中国政府严正要求印度方面立即撤走非法侵駐烏热地区的印度軍队和行政人員，并对无理刁难和扣留中国边民的事件进行彻底查究。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中国駐捷大使館商务参贊处工作人員常連仲等二人事件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九月二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第七司司长烏克思，代表捷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駐捷大使館参贊胡成放作了一項口头通知，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召回中国大使館商务参贊处工作人員常連仲和中国留学生李俊恒。这是捷政府继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三名新华社記者和封閉中国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之后采取的又一个恶化中捷两国关系和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团結的严重步驟。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議。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召回上述中国大使館工作人員和留学生的借口，并沒有什么新鮮的东西，仍然是重复过去的一套陈詞濫調，說他們散发了同捷党和政府的政策截然矛盾的材料。这些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早已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前几次的声明所駁倒。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館及其駐外人員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散发本国政府的声明和本国报紙上公开发表的材料，不仅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是符合双方对等原則的。捷駐华人

員就曾在中国散发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文件和宣传材料，这些文件和材料的观点是违反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声明的，是中国政府所断然不能同意的。捷克斯洛伐克駐华大使館既然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捷政府却接二連三地以散发材料作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撤銷新华社的机构和召回自己派駐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人員呢？何况中国大使館商务参贊处工作人員常連仲和留学生李俊恒是应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要求而提供給他們的。中国政府七月三十一日的声明发表以后，捷报刊就立即加以歪曲和誣蔑，但是却不刊登中国政府声明。甚至在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中国政府的声明之后，捷报刊仍然不敢发表。这当然要引起捷人民的怀疑，并且很自然地会向中国人进行詢問和索取材料，中国人当然也就有义务满足他們的要求，闡述中国的立場和供給他們有关的材料。七月十九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是說明捷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三名新华社記者的事实眞相的，捷政府既然干出了这种損害两国团結的事情，并在报刊上进行歪曲和誣蔑，捷人民自然非常关心，希望了解事实的眞相，中国人当然应該向他們說明事实眞相和提供有关材料。难道說只能允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肆意駡人和赶人，而不許别人讲道理和說明事实眞相嗎？現在捷政府竟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捷的中国人員，只能再一次証明，捷政府不惜一再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措施，蓄意把思想意識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最近两个月来，捷政府一再寻找借口，采取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恶化中捷关系的步驟：七月八日，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駐布拉格分社社长和两名記者；八月二十二日，悍然封閉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九月二日，又要求中国政府召回中国駐捷大使館商务参贊处的工作人員和留学生各一名。中国政府对捷政府接踵而来的这些无理挑衅行为，始終以两国人民的友誼和团結为重，至今沒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如果捷政府竟把中国政府的这一原則立場視作軟弱可欺，那就完全想錯了。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当了解，一再采取这种恶化两国关系的做法是很不得人心的，并不能損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根毫毛。捷政府多干一次这样的事情，就多向全世界人民証明一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蓄意恶化中捷两国关系和破坏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中国政府願意再次正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顾两国关系，下决心扩大分歧，制造分裂，那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国务院关于取消基本建設設备訂貨签証办法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再要求加强計划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設程序、严格执行經济合同的通知”中規定：各部門、各地区进行的基本建設，一律都要按照基本建設程序办事；基本建設項目的設計任务书和設計文件未經批准的，建設銀行和物資部門不得拨給工程款項和材料、設备。按照这个规定执行，基本建設单位与生产单位签訂設备訂貨合同，就沒有必要再由建設銀行办理签証。因此，有关基本建設設备訂貨由建設銀行办理签証的办法，决定予以取消。今后，为了防止基本建設单位盲目訂貨，建設銀行应当严格审查其設备訂貨計划；对于計划外的訂貨，必須制止。双方遇有不同意見时，应当分别报告主管部門和上級建設銀行研究处理。

編輯·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秘书厅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北京邮局
一九六三年九月第一次印刷：1－24,400册　　全年定价：2元　　本刊代号：2－266